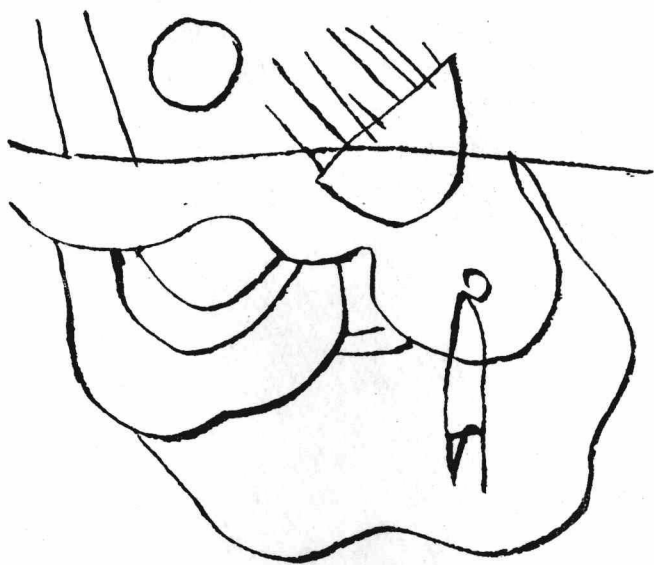


流放者

斯 妤 著



流放者



斯

好著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陈先法
封面插图：陆震伟

流 放 者

斯 好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375 插页 4 字数 96,000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5321-1018-4/I·751 定价：4.2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让人耳目一新的散文集，共二十八篇，由三个序列主题的作品构成：时间主题；时间死亡的主题，即作者所感受到的人性的荒凉和错谬的主题；市井人物志。前两个主题，作者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善，把笔触伸展到深层的意识流动中，集中、强烈、真实、广泛地记录和表现了人生的荒诞与错谬；后一主题则状写真实人生与复杂人性，笔触凝重、具体。

本书是作者审美思维开放，并对散文这一文体进行探索、创造的产物，值得一读。

• 目 录 •

流放者(代序) 1

碧水长流 4

除夕 8

遥远的校园 14

童年 24

生命 • 神启 • 爱 33

橄榄树 46

还乡 54

冥想黄昏 59

心灵速写 68

并非梦幻 75

丧失了太阳的灰色正午 79

白旋涡 83

某年某月 88

倾听蝉鸣 93

烛光 97

追忆尴尬青春 101

真实梦境.....	108
滚石.....	113
蓦然回首.....	117
那年夏天.....	122
回想外婆弥留之际.....	132
文莲女士.....	141
方姑姑.....	147
韩舟.....	151
玫珍.....	160
安宝.....	165
特派员.....	170
锦云姐妹.....	174
后记.....	178

附：对人性荒凉和错谬的超越

——读《流放者》

.....楼肇明

流 放 者 (代序)

关于生活,关于我们立足的这个世界,关于短暂而又漫长的人生,我们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情感要表达,有太深切的思想要与同类交流,于是我们拿起了笔。甚至不止这些。甚至对一些人来说,艺术本身就是生命,就是一己的燃烧,就是人生的全部价值全部意义。

这些人在他的平静而智慧的同胞眼里,也许是疯子,也许是女巫,也许是神祇,也许是魔鬼。至少,他们都是一些敏感而怯弱的性格,苍白而矛盾重重的灵魂,都是心灵和精神的流放者。

然而八十年代的艺术家已是如此坚韧如此伟岸。他们一改苍白怯懦的风范,一夜之间牛

仔起来魁梧起来。他们抽烟，骂娘，跳霹雳舞。他们把整段的粗话搬进诗里，把散文当作无意识幻想的载体。他们甚至恣情任性地在小说里活剥人皮。

然而千万不要相信表面的强悍。事实上在心灵深处，他们仍旧是一群无所依傍、骚动不安的凄凉流放者。

至少我自己是这样。当我一次又一次地玄思冥想，一次又一次地顿悟彻悟时，那份明澈与强大只是短暂的，有限的。

生活的激流汹涌澎湃地袭击我淹没我时，心灵的痛楚照样一阵阵爆发，激情照样漫过堤坝，汹汹流淌。

于是有了这些时而清澈时而混沌，时而火热时而淡漠的文字，有了这个矛盾重重的痛苦灵魂的一再表达。

我想自我的矛盾重重无须忌讳。人类本来就是充满了矛盾，不断摇摆挣扎的。只要还有矛盾，只要还在挣扎，人类就还有向上向善的力量，人类就还有希望。

需要忌讳的是真性情真心灵的死亡。矫揉造作，哗众取宠，言不由衷，见风使舵，是为人之大忌，也是为文之大忌。

散文尤其如此。没有真性情的文字，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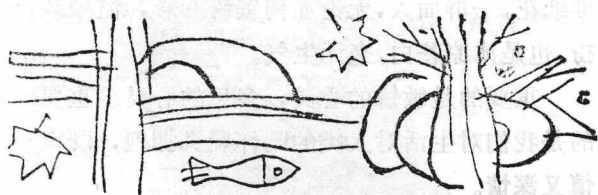
堆纸花，一群面人，无论如何缤纷五彩，渲染装扮，也是冰凉苍白，毫无生气。

重要的是敏锐的心灵，多思的心灵。重要的是我们对生活对人类的既怀疑又拥抱，既审慎又深情。

还有对形式的感觉。经验告诉我，只要找到与所要表达的心灵同构的形式，作品就自己站在你面前了。

而我这一天的生命，也就有了意义。





碧水长流

童年时摇晃着羊角辫，天天跑到四姑婆家后面的小池塘边，或浇灌或拔草或默默地守望，一往情深地照料那一小畦湿漉漉绿油油的空心菜，仿佛照料一只无助的小动物或两岁时那心爱的洋娃娃。小小的菜畦是五岁的事业亦是五岁的骄傲。我为它抛弃嬉戏与热闹，它则带给我平静孤独与默默的梦想。

那时候我放下手中的小锄头便坐到池塘边光洁可鉴的石板上。这石板原来锐利粗糙如今平和光滑，它记载着洗衣妇的日日辛劳。我把白净的脚丫伸进碧绿的池水里，看涟漪泛起，一圈圈静静扩散。不远处那座乳白色的教堂正传出管风琴低沉而庄严的乐声。

我幼小的心灵突然强烈地感受到那份平和

宁静，那份深沉的庄严。我相信这是地上的音乐亦是天上的音乐，就像我脚下的池水既源自地下亦来自远方，来自天上一样。

当然，这关于池水的认识是四姑婆灌输给我的。她是一个热心的基督徒又是个充满玄思的老太婆。她沿着这池塘从少女走到暮年。她常说人会老地会老天也会老，只有流水不老，流水如圣经，日日苍翠。

后来我告别小镇告别四姑婆家日日苍翠的小池塘，这时我已不扎羊角辫也不再爱湿漉漉的空心菜畦了，我已十七岁，我正和同龄的伙伴荷锄走向冷清孤寂的青春。

在集体户那所破旧的老宅后面，却依然奔流、荡漾、歌唱着一条苍翠的小溪。上山时我赤足走过它，溪底的沙砾纷纷聚拢向我致意仿佛我是隐居的女王。溪边那光洁可鉴的洗衣石既令我惆怅更令我坦然。它使我想起又简单又智慧的四姑婆，她带着满手的老茧和一整套玄思溘然长逝，教堂的管风琴虽不再奏响但洗衣石依旧横卧依旧日日收获女人們的辛劳。我赤足穿过溪流宛如穿过一个漫长的世纪……

这时芽儿正在前边兴奋地喊我：

“快走快走呀，你看他们已走进彩虹，你看

他们多美！”

我抬头，我看见雨后的山脚下，几个年轻的生命正依次走进彩虹里。肩上的锄头是他们的旗帜，而彩虹，那美丽的弧形光环正把他们的过去与未来连接。他们神圣而庄严。

脚边的溪流欢快地奔流，荡漾，它们不舍昼夜，呼啸前行。

然而更早的记忆里还藏有别的东西。

似乎是夏天的黄昏，我随着惊慌骚动的人群拥向几里外的海滩。几乎全镇的人都来了，大人们都睁着恐慌的眼睛在窃窃私语。我不明白也不关心这一切，我只是跟着明哥儿起劲地往前挤。因为明哥儿说，海水把一个怪物冲上岸来了，它或许是无头妖怪或许是海底来的大狸猫。我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脆弱，所以我面无惧色一心想要目睹壮观场面。

但是突然我和明哥儿撞到一起了，我们两人立刻就手脚冰凉双腿发软，从心底狂呼妈妈和奶奶。我们看到的不是妖怪也不是大狸猫，它是一个长发、嘴鼻都挂满海泥的龌龊肮脏丑陋可怕的孤零零的女人头！

这件事肯定给我极大的刺激，因为从那以后我就害怕男人，害怕丑陋，害怕热闹，并且再

也没有勇敢与无畏，我甚至害怕长有海枷椗的长长的海滩。因为那个悲惨的女人就是因为丑陋而被丈夫杀害的，她被带到海上然后被打蒙打死然后被分尸五段抛进大海而大海把她变得更加丑陋的头颅又送回海滩。它先被海枷椗缠住然后又被海水冲上海滩，它使那狠心的丈夫的换妻计划变成了南柯一梦。

那女人是千里迢迢从北方来探亲的，她一定很高兴见到大海而大海成了同谋者把她吞噬了。

后来我常常想溪也好海也好，它们有时很美很有诗意，有时候却那样残忍，那样盛满了罪恶。为什么洪水不能不泛滥，大海不能不如猛兽咆哮，人类不能不互相残杀，天地间不能事事平和与安宁？

但是再一想，洪水不泛滥，大海不咆哮，甚至人不再杀人，水不再覆舟的时候，世界就要顿时寂静下来，也就是说世界就要死了。



除 夕

头一天照例是熬夜然后照例是睡懒觉睡到阳光灿灿，市声嘈杂。眼睛睁开后下意识地望了望窗外，复又下意识闭上。再次睁开眼时想到的是儿子。躺在身边的儿子却早已醒来，自己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不像在玩也不像发呆当然更不是在思索。他就是那么躺着静静地眼珠黑黑地看着天花板。

我朝他一笑。他也回报我嫣然一笑。我说今天怎么这么乖醒了也不叫妈妈不吵妈妈今天真是特别的乖。儿子应付似地笑笑然后说妈妈今天是星期天吧今天咱们不上幼儿园对不对？

我于是猛地想起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记忆中这个日子在老外婆手里是从凌晨三点开始的。凌晨三点外婆就赤着脚下床，然后佝偻

着腰开始紧张而麻利地忙着。

今天是腊月廿九。是围炉的日子迎新送旧的日子。

在闽南老家，这一天是大忙特忙的日子。要擦桌擦床擦门洗地板，要蒸桌面那样大的白糖年糕、红糖年糕、咸味年糕，要炸成缸的“炸枣”，做整盆的五香肠，还要换上新浆洗的窗帘床单铺上雪白的台布。然后，要开始热气腾腾地忙围炉的年夜饭……

夜幕降临时，大家便团团围坐在圆桌前。外婆开始祷告，舅舅们开始祝酒，小孩子们开始整段整段地往嘴里塞五香肠。

妈妈和老外公开始悠悠扬扬地哼起乡剧来。

于是除夕噼哩啪啦大笑着走来，又噼哩啪啦大笑着离去。

憔悴瘦弱精疲力竭的老外婆这时才安静下来，她软软靠在太师椅上，似甜蜜又似苦涩地微笑着，看我和妹妹用两双筷子表演小提琴协奏。

这表演很逼真。表情的专注手臂的灵活都是空前的。唯一遗憾的是这只是一出哑剧，任我们孝心浓郁技巧娴熟，两双筷子拉不出优美的琴声来慰问忙碌了一生操劳了一生的老外婆。

接下来，接下来生育了十四个子女其中病死两个远游两个蹲监狱一个的憔悴的外婆衰老的外婆就要发出长长的喟叹了。这喟叹即使在童年中的我听来也是那样山一般沉重那样沉郁久远那样生满斑斑锈迹。

可是突然儿子尖尖的嗓音使劲往我耳朵里钻：

“妈妈你在想什么你在想什么呀妈妈妈妈！”

于是只好叹一口气从床上坐起来，只好将自己的童年暂时丢到一边去，照料起儿子的童年来。

也擦门也擦窗也洗窗帘床单被罩，也杀鸡也宰鱼也做五香肠也炸肉丸子，然而再没有镇东头那清凌凌的河水任我漂洗，再没有灶间里那哗哗剥剥的炉火整日燃烧映红我的面颊，再没有桌面大的笼屉里升腾起幽幽蒸气引人遐思，再没有佝偻的外婆嘶哑的外婆解放脚的外婆在楼上楼下麻利而疲惫地忙着。外婆已作古，我也将近中年，闽南老家越来越遥远越来越远远到当我那年回去时，骤然发现我的那座博大的小镇美丽的小镇温馨的小镇如今只是一只小小的巴掌。它矮小、丑陋、肮脏。它随随便便

躺在海边，活像一个贫病老丑的妓女。

我痛心疾首地看着它，它也生气而骄傲地瞪着我。从它那因耻辱而愤怒的眼神里，我痛苦地知道它从此不再承认我是她的孩子了。

是的，不再有竹篱形的楼上楼下的家了。不再有博大美丽温馨的小镇了。

不再有橘红色的炉火，煤气灶里吐出来的是蓝蓝的火焰。清凌凌的河水也已成为历史，装有电脑的洗衣机正在发出隆隆的噪音，嘶哑的外婆解放脚的外婆不再发出长长的喟叹了，她的舞台已经落幕，她的灵魂已经安息。

户主直到下午四点钟才走进家门。一进家门就急急地说快天花板还没掸吧煤气还没换吧配给的好米好面还没买吧快儿子一边玩去别缠着爸爸爸爸还有好多事要干。

于是儿子嘟囔着小嘴又到一边守着他的寂寞了。他已经被忽视了一天，虽然不高兴却也还算懂事。整整一天他与一堆玩腻玩厌了的玩具为伴。

于是关掉洗衣机掸天花板。于是骑上车出去买米买面。于是心急火燎地找煤气供应证。于是换煤气拖地板烧热水给儿子洗头洗澡换新衣。